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, golden-brown photograph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. In the lower-left foreground, a large, ornate stone lion statue (shishi) is visible, facing right. The wall stretches into the distance under a hazy sky.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[卷四十]

远方出版社

中国全史

主编 程思源

秘史 卷四十

远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秘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 - 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 - 80595 - 975 - 7/K·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戏炀帝梦里揶揄 捉后主殿前符咒

话说炀帝忘了陈后主是身死，便问那人道：“你的主人现在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请圣上随小人前去。”说着便向假山洞中走进。炀帝也身不由主地到了里面，随着那人，曲曲弯弯地走去，初时路儿甚窄，走了一程，豁然开朗。便见面前有所屋子，垂帘沉沉，也瞧不见里面有什么样的人儿。那个领路的人，抢上几步，揭起帘儿道：“随主驾到。”只见帘儿掀起，走出一人。炀帝瞧时，正是后主陈叔宝。后主抢前拜接道：“迎接来迟，圣上恕罪。”后主生前，炀帝与他时常会晤，颇觉气味相投。当下见后主殷勤出接，便含笑相扶道：“朕躬与卿原是故交，何必行此大礼。”两人携了手儿，同入室中，已是筵席安排停当。

后主笑请炀帝上座，炀帝也不推辞，即行入席。后主侧座相陪，便先行启口道：“回念昔日和了圣上交游，情同骨肉，如今圣上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谅也不再记着陈叔宝了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别来已久，今日相见，却也丰采依旧，只是怎会到了此地？”陈后主道：“亡国主子，往来飘泊，随处寄身，得庖便住，做个异乡的孤客罢了。”炀帝又问后主道：“卿怎知朕在此，命人相请？”陈后主笑道：“昔闻圣上得登大宝，安享承平之乐，亡国主子心甚羡慕，初意圣上一反亡国主子的行为，终能勤政爱民，使天下呈平至治，哪知圣上也学亡国主子的风流情性，纵乐忘返，取快一时，没有什么美德令闻，凿通了洪渠来游江都，臣忝为地主，既知圣上来此，自当相请，一叙别后的离情。尚幸圣上屈尊下降，不以亡国主子卑贱为羞，却可称为富贵不移素性了。”

炀帝听了后主的话，半含讥讽，心下好生不快，便道：“富贵乃是偶然之物，卿以偶然失去，朕以偶然得之，卿何必耿耿于怀。”后主笑道：“圣上既知偶然得之，也可知道偶然失去的时

候，便要在眼前了，亡国主子何以为寿，却有小诗一章献于圣上。”炀帝见陈后主出言无状，便思拂袖而走，后闻尚有诗词与他观看，只得暂将气愤耐下，问后主道：“卿的佳作何在？”后主即在袖中取出一纸诗词，呈与炀帝，炀帝展纸观看，见诗道：

隋室开兹水，初心谋大赍。一千里力役，百万民吁嗟。水殿水复返，龙舟成小瑕。溢流随陡岸，浊浪喷黄沙。两人迎客至，三月柳飞花。日脚沉云外，榆梢噪暝鸦。如今游子俗，异日便天家。且乐人间景，休寻海上槎。人喧舟戛岸，风细帆斜。莫言无后利，千古壮京华。

炀帝阅毕，似解非解，就是不知用意，细按字句，又觉讥讽满纸。他本忍着一肚子怒气，此时更是愤不可遏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拂袖离座道：“朕念故人之情，与你一叙，你竟肆意的讥刺朕躬。何可知死生有命，兴亡有数，你怎知我不能永有天下？”陈后主也冷笑道：“你不要一味夸张，看你横行到几时？恐怕你的将来结果，还不如我哩！”

后主且说且走。炀帝听了他的话儿，怎不要动怒，便握拳向前赶打陈后主，陈后主向后面而逃去。炀帝只顾追，追入屏后，后主已是不知去向。却又瞧见先前的那个美人背影在前面走着，炀帝大声呼喝，那个女子便回过了娇躯，和炀帝打个照面，却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，模样十分俊俏。炀帝不禁心爱，忙含笑问道：“美人可见叔宝那个贼子逃向哪里去了？”那个美人盈盈下拜道：“圣上请息雷霆，姑念他亡国孤人，饶恕了他吧。”炀帝见她说得中听，怒气早已化为乌有，忙将美人扶起道：“卿是何人，却给叔宝求情？”那个美人只是含笑不语。炀帝连问数次，只见她粉脸微红道：“怎的圣上连贱妾也不认识了？”炀帝听了她的话儿，便沉思了一回，就是思索不出她是何人，好像也没见过，便含笑问道：“朕躬确是记不起了卿是哪一个人。”她嫣然一笑道：“贱妾便是陈后主的宠姬，张丽华便是。”炀帝听说面前的美人便是张丽华，猛的想着了丽华已被高儿命人杀死，便想着了陈

后主也已身亡，两个都是鬼魂，怎会和朕相见？！当下吓了一身冷汗。

再行睁目细视，哪里有什么张丽华，面前却有萧皇后、秦夫人两个，悄悄的坐在床沿。炀帝神思恍惚的问她们道：“爱卿和夫人可曾瞧见什么？”萧皇后讶道：“没有什么瞧见，圣上这一回假寐，却睡了好久。”炀帝的神经这时方行清楚。才知饮酒之后，便倚榻假寐，原是做了一梦。炀帝便将与陈后主、张丽华梦中相见的事，说给萧皇后和秦夫人两人听了。秦夫人也觉称奇。萧皇后却笑道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莫非圣上回忆张丽华，所以幻出这个奇梦来了，那是何足介意的。”炀帝便也释然无虑。

到了申刻相近，炀帝命内侍召集了十六苑夫人、美人，以及妃嫔公主，同至大兴殿与宴。不上半个时辰，俱已到齐。王夫人含笑问炀帝道：“今夕圣上召饮，端的为了何事？”炀帝本是一无用意，无非饮酒说笑一回。给王夫人一问，炀帝便笑道：“朕躬方才昼睡，做了一梦，故特召众卿到来商议如何禳解。”王夫人问道：“不知圣上做了什么梦儿？”炀帝即将梦儿说出，又故意的加了枝叶，说得那梦凶恶怕人，其中只有萧皇后和秦夫人深知底细，明晓炀帝又要胡闹了。其余不知真相的，那些美人夫人妃嫔公主没一个不变了面色，就中却有一人，笑孜孜的起立道：“圣上不必担虑，贱妾能将圣上梦中的恶鬼用法惩办，儆他无礼，以后便不致再有恶梦发生了。”众人看那发言的人，却是影纹苑的主持刘云芬夫人。听她能用法惩办梦中的恶鬼，都不觉起了兴头。

炀帝原想藉端弄出些玩法，如今听了刘夫人的话儿，不禁更是眉飞色舞，急道：“夫人怎生的用法惩办他们，可要预备什么东西、哪天方好进行？”云芬笑道：“这是很容易的事情，用不到什么预备，只需到了今宵的半夜子时，即在这个殿上，待贱妾将梦中的恶鬼陈叔宝、张丽华两个传到殿上，听候圣上怎样发落。”众人听了，越发神奇，萧皇后却有些不信道：“怎会这么容易？

夫人有何神术，不要闹出话柄给人谈笑。”云芬见萧皇后动疑起来，倒觉有些不快，便道：“贱妾不将两个恶鬼拿到，听凭处罚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夫人好意，怎有处罚的理儿，只是夫人道，用不到什么预备，能够赤手捕到两鬼不成？”云芬笑道：“也不需贱妾亲自去捉，只要圣上命人预备着桃木剑一口，符纸二十条，原砂笔砚全副，净水一大碗，好好的焚香一斤，听候贱妾施用。”炀帝道：“这些东西真是不需预备的，要用就有。”

炀帝使命内侍办齐。萧皇后又笑问云芬道：“夫人哪里学来的捉鬼本领？”云芬道：“妾父生前深通各种符咒法儿，甚有灵验，妾便学得几种，有时行使，倒也有效。”萧皇后点了点头道：“此刻到那半夜的子牌，还得隔上两、三个时辰，只是喝酒候到那个时候，不要觉得疲乏。依贱妾看来，还是休睡一刻，待到那时相近，再到这里来瞧刘夫人施法，岂不甚好。”众人都道有理。炀帝只得依了众议，暂时停筵，各自散去。

宫鼓声清，呼呼的两下，已是到了子牌相近，一般莺燕便又纷纷到来。炀帝和了刘夫人先已在殿，殿的正中设了香案，香案跟首放了一把坐椅，案上放着一切应用的物件。不多时，宫人报道：“已到子牌了。”云芬便对众人道：“请退坐后面，不要喧哗。到了两鬼捉到的时候，也不能开口。”众人点头会意，退坐后面。

云芬便在香案前坐下，点上了清香宝烛，她便运笔画符，一口气将十二道符儿画尽。云芬站起娇躯，命内侍将坐椅撤去。她便左手执了柄桃手剑，右手执了碗净水，用剑在水面上划了一阵，即取了一道符儿，化入水碗里面。一连化了三道，才将净水碗儿放在桌子，又向空化了三道，向地下也化了三道，尚余三道符儿一道贴在香案上，一道穿在桃木剑，一道却命一个内侍佩了。云芬将桃木剑向空只是挥划，约有半个时候相近，还丝毫没有动静，众人当作没有显灵了，便是炀帝也觉有些狐疑。

正在这个当子，蓦的一阵风来，滚到了两团黑气，在殿阶下面乱滚。同时，阴风凛凛，冷气森森。殿上的灯光除了香案上的

烛儿依旧红炎，其余的都变成了惨绿色，摇摇欲熄。那般坐在后面瞧看的夫人美人们，面上都是变色，吓得拥抱在一团。有几个胆小的，将头伏在他人的怀中，牙儿捉对了相打，抖个不住。炀帝也悚然屏息。

只见两团黑气在阶下滚一回，云芬将桃木剑向黑气指去，道声：“还不成形？”黑气只是滚个不休。云芬陡的柳眉倒竖，杏目圆睁，将桃木剑在香案上猛地拍一下，举起了净水碗，就口呷了一口净水，向阶下用力喷去，一连喷了三口，两团黑气依旧乱滚。云芬将桃木剑上的一道符儿焚化，大声喝道：“还不与我成形，更在何时！话声未毕，猛的又是一阵阴风，两团黑气向风中几个团旋，陡在风中出现两个鬼形，一个男鬼，一个女鬼。炀帝瞧时，果是陈后主和张丽华，两个鬼脸上惨色甚厉，十分可怕。那般夫人、美人到了此刻，鬼魂现了形儿，她们哪里还敢抬头，一个个紧闭双目，不敢睁视。

那陈后主和张丽华的鬼形，在殿阶上面，望着上面退退缩缩的不前。云芬瞋目叱道：“你们这一对恶鬼，胆敢在白日梦中欺侮今天子，该当何罪？”只见两个鬼脸上，都现出了倔强的神态，狰狞可怕。云芬依旧神色自若，回头命内侍道：“你去拿阶下的两个鬼儿，揪上殿来。”那个内侍听说要他捉鬼上殿，吓得变了面色。云芬对内侍道：“你的身上佩有我的灵符，尽自放胆前去，他们决不敢对你无礼。”内侍定了定心神，便下殿去捉鬼。正是：

凭他一道灵符力，种得阶前恶鬼来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离奇神话种玉出琼花 荒唐祥瑞拔毫有老鹤

话说刘夫人命佩符内侍下阶揪那陈后主和张丽华的鬼形，内

侍没法，壮着胆子走下殿阶。正待伸手揪那陈叔宝，忽的一阵旋风，陈叔宝和张丽华直向殿上扑来。云芬不慌不忙，用桃木剑儿挑取了贴在桌上的一道符，向烛上焚化。猛见一道金光向两鬼罩下，两鬼不由得跪倒阶前，叩头求拜。云芬便向炀帝道：“恶鬼已是制服了，圣上的心意，还是将他们由妾用法，永远拘禁，还是惩戒了一回，依旧释放。”炀帝道：“朕也不要过分的难为他们，只需请夫人嘱咐他们，此后不能再向朕梦中肆恶也是了。”云芬厉声对两鬼道：“圣上仁慈，饶了你们初次相犯，此后若敢再行缠扰，定不相饶的了。”两鬼慌忙叩拜。云芬的桃木剑又向空指划一阵，喝声去吧，但见又是一阵阴风，殿前的两个鬼形已是不见，只是半空中隐隐有声：“且去且去，后日吴公台下少不得与汝相见。”

炀帝听了笑道：“叔宝的狗头，又在说什么疯话了。”这时，一般夫人们听说鬼已去了，方敢睁眼抬头。秦夫人指着云芬道：“瞧不出你风也吹得倒的人，竟会降伏恶鬼的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这也是圣上的洪福，才能得到刘夫人咧。”王夫人却道：“鬼也捉过，夜已很深，不如早些睡吧。”炀帝笑携了云芬的纤手道：“朕还须酬劳，夫人随了朕去受赏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仔细了，不要给刘夫人弄了一道什么符儿，将圣上摔到了床上去。”众人听了齐声失笑。刘夫人却挣红了粉脸，脉脉含情。炀帝也不和众人多说，便携了云芬同入寝殿。云芬半宵承欢，便是炀帝的酬劳了。

有事便长，无事便短。过了阳春十月，韶光容易，已是隆冬，转眼间春回大地，便是大业二年。江南春早，三月良辰佳景，最是绚华曼丽。这天早上，炀帝和萧皇后在御园闲游，只见春花如锦，触目开怀。忽有一个内侍匆匆进报道：“现有凡离观主持法师王元静请见圣上，道有好心奉献。”炀帝听说王元静有好心奉献，便命内侍将元静导入。不多时，内侍率了元静来见炀帝。炀帝见元静鹤氅玄巾，朱鞋白袜，四十开外年纪，自净面

皮，颌下留了三绺长髯，倒有些出尘气概。元静见了炀帝，俯伏启首，炀帝命他起立，温颜问道：“道长有何好心相献，特来面见朕躬？”

元静道：“在先祖师凡离仙丈得道的一年，他神游海上仙山，天池金阙，得观先天花草的清妙，常和俗人道及，俗人只是不信，先祖师在仙解的前一天，将白璧一方，种在地下，顷刻之间长起了一树，开花如琼瑶相似，先祖师取名琼花。嗣后每年春间的三月，开花七日，过后即行凋谢。哪知前昔三年，不开一花，昨宵忽的琼花大开，比了往年更盛，这定是圣上驾在江都，花神有灵，才能有此花瑞。小道今日特在观中，设了素筵，敢请圣上驾临凡离观，一赏琼花，不知圣上可能屈尊下降？”炀帝听了，好生欢喜，便含笑点头道：“朕已久闻此花的名胜，只是无缘相见，道长果是一片好心，朕躬哪有不来的理。道长先行回去，朕当召了后妃同至汝观赏花。”元静见炀帝允了，也是万分心喜，便道谢退下，回观准备。

炀帝即宣召了十六苑夫人，袁宝儿、妥娘、薛冶儿、杳娘、韩俊娥、朱吉儿，连同皇后，一行二十三个人，命内侍排齐车驾。炀帝和萧皇后并坐宝辇，十六苑夫人分坐了八辆香车，袁宝儿等六人分乘了六肩莲舆，齐向凡离观进发。不一时到了观前，元静早已率了道众捧香拜接。炀帝和萧皇后在大殿上拈了香，元静请入客厅进茶。炀帝道：“不消了，琼花在哪里？待朕先去一赏。”元静道：“花在后殿院前，小道已在院中排下了素筵，便请圣上一边饮酒一边赏花可好？”炀帝点了点头。

元静在前引导，炀帝随了入内，众夫人也姗姗随行。到了后殿，便见院中一株琼花，足有一丈多高，玉瓣团团，雪蕊隆隆，一朵朵足有碗口般大，密缀枝头。远往上去，宛似雪压满树。那一股清香，才到后殿已是芬芳扑鼻，大异寻常的花香。萧皇后道：“这股香味，好似梅香。”炀帝道：“梅香虽是清芬，还不敌此花幽静。”元静道：“此花虽是香得幽静，要是站在花下，时间

一久，身上染到的香气却能经天的不散。”炀帝道：“真是名不虚传，独擅江都之胜。”

待到炀帝和萧皇后等一行人走近花前，仔细的瞧视。只见那花垂萼复瓣，一层一层地包着花蕊，在花蕊的正中，却有一点猩红，越显得不同凡卉。炀帝笑问元静道：“怎的花蕊中偏有一点娇红？”元静道：“先祖师种的那块白玉，中间也有一点红斑，因此花的中心，便有一丝红蕊以显仙家的神异。”炀帝和一行人听了，都点头叹赏。元静含笑上前道：“小道水酒已备，便请圣上娘娘和夫人们随意饮些。”炀帝见元静所设的宴席，即在院中离花不远，正中心怀。即与萧皇后、十六苑夫人、袁宝儿等，同坐了一席。

正待举杯，陡地起了一阵暴风，好不厉害，飞沙扬尘，内侍们赶忙障了宫扇。炀帝和萧皇后等都被风儿吹得睁眼不开。迨至风定云开，内侍们移去宫扇。炀帝睁眼看时，和萧皇后、十六苑夫人同声道异，原来一阵风把一树玉雪清奇的琼花，吹得落英遍地，莫说完整的花朵，枝上没有一朵，竟是一瓣半朵，也不剩留，光剩了空枝。炀帝惊得痴呆了半晌，好生扫兴。那个站在席前侍候的元静更是气得目定神痴，暗暗叫苦不迭。元静的这次邀请炀帝，原想借了琼花的奇异，博得炀帝心欢，便想靠了炀帝，将这所凡离观好好地修造一下。哪知风神肆恶，花神不佑，把一株号称仙种的琼花吹得干干净净，怎不要令元静暗急。

炀帝痴呆了半晌，忽又怒气发作，动了疑心，愤愤地道：“怎会这般凑巧，朕躬特地前来赏花，天朗气清，好好的光景，那一阵风倒也来得奇怪。”萧皇后也道：“却是突然而起的怪风，狼藉了仙花，真叫贱妾怜惜。”炀帝勃然道：“依朕看来，这阵暴风定是花妖弄的手段不让朕等赏鉴，也是说不定的。他既这般可恶，不愿将色相示朕，留在宅世间，还有什么用处，不如将它尽根砍去，以泄朕的忿怒。”

萧皇后忙劝阻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圣上何必罪及此草？一

怒之威，砍去了根儿，岂不要绝了仙种。圣上不妨待到明年春候，它开了花儿，再来赏玩，免得后人评论，反道圣上煮鹤焚琴，大煞风景。”元静初时见炀帝盛怒，欲将琼花尽根砍去，急得他脸上失色，又不敢阻止，如今见萧皇后为花请命，暗瞧炀帝的神色，已是和平了许多。便也含笑上前道：“娘娘的话儿甚是，圣上不必见怒琼花，这原是风神肆虐，并非是琼花作祟，还望圣上体上天好生之德，保留了此花，不但花神感激圣上的仁慈，便是小道也感激不尽了。”元静说毕，便拜倒筵前。炀帝听了萧皇后和元静的话，怏怏地道：“要是下次朕来赏花，再要这般光景，莫怪朕无情，定要将它砍去！”

元静谢恩起立道：“下次圣上驾临赏花，再有这般光景，莫说圣上要将它砍去，小道也不愿再留此花了。”炀帝原是赏花而来，此刻花儿零落，再没有心情饮什么素酒筵席，便和萧皇后等败兴而归。元静也垂头丧气的收拾一切，把个风儿百般的咒骂。哪知一树琼花，到了晚上，便全树枯萎，再也不会复活。从此，号仙种的琼花便绝了种儿。

闲话丢开，书归正传。且说炀帝被琼花扫了兴儿，回到宫中，越思越恼，便起了驾回洛阳的念儿，不愿再留江都。当下和萧皇后说了，萧皇后原是随了炀帝说话的，自是顺从主意，连声道好。恰巧隔了一天，炀帝又得到宇文恺的奏报，称西苑里又落几所新宫。

炀帝的归心越发坚定，当即进授宇文恺为开府义同三司。又召吏部尚书牛弘、内使侍郎虞世基，议定了舆服仪卫。命太府少卿何稠监造车服、皇后卤簿、百官仪服。何稠熟知炀帝性情，只是极意求华。冕旒上面，统绣日月星辰，皮弁俱用漆纱制成，又作黄麾三万六千人仪仗，责令各地州县官儿，采办百鸟羽毛，作为羽仪之用。州县官又责令吏役，吏役责令民人，民人没法儿，只得四处张罗，弋捕大鸟，拔取羽毛，一时禽族遭了大劫。收罗殆尽，几致没有遗类。

在浙江湖州的乌程县，县城东首十里相近，唤做泽镇的地方，有所社神小庙，庙前却有一棵大松树，高逾百尺，粗逾十围，绿荫如盖，足足荫了数亩的地田。上面却有一个鹤巢，已是多年的了。老鹤卵育其中，由来已久。该地的百姓奉了上面的严令督促，搜集羽毛，一时无以应命，便有人想着了社神庙前的鹤巢。当下邀集了多人到了那里，只是树儿甚高，没法上树，千思百想，没有别的法儿，只有用斧子刈伐树根，想倒了树儿，捕那巢中的小鹤。那树上的老鹤，似解人意，恐树儿一倒，雏鹤便要受害，好几只老鹤便自拔髦毛，反称作一件瑞事，竟造了两句口号道：“天子选羽仪，鸟自献毛羽。”传扬了开来。州县官谁不要献谀，将此事充作了贺表中的好资料。炀帝见了也自欢喜，哪知老鹤爱雏的原因？这且不提。

且说何稠监造好了各种东西，由洛阳送到江都。炀帝一一过目，全是合意，便排全了羽仪，四面翼卫，在江都四郊游幸。卫士各执麾羽从游，拖延至二十多里，好不热闹。这样的玩了几天，炀帝方下诏北归。内内外外又有一番忙碌，直到三月月杪，自江都出发。那时的一切仪仗，更比南下时华丽万分。在那四月下旬，行抵了伊阙。陈列法驾，仍由左卫大将军郭衍、右卫大将军李景，带着千军万马，拥护入了东宫。回到宫城，炀帝自大将军李景，带着千军万马，拥护入了东宫。回到宫城，炀帝自御端门，颁达赦书，豁免本年全国租赋，也算他下了江都的恩典，正是：

劳民频年千百万，一岁捐租作市恩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矮民媚主净身入宫 玉李荣枝先声异兆

日临仙掌动，香傍尧龙浮。金鞭响处，玉珥齐鸣，珠帘高

卷，宝扇障开，一班文武官员高呼朝见。有事的呈上奏本，没事的悄立丹墀。炀帝展视表章，见有突厥的启民可汗，因感隋室旧恩，自请入朝。炀帝好胜心深，便欲借此张皇威德，夸示番邦，即有旨照准。又命太常少卿裴纁，征集能谱音乐的百姓，俱令入太常肄习，并令学演各种的杂戏，务须悦人耳目，俟启民入朝时作乐。多时休置的故相高儿，炀帝忽又想起了他，居然不念杀死张丽华的旧恶，又召高儿做了太常卿，一一敕令舒齐。

炀帝退朝入宫，偶一回头，瞧见矮民王义跟随在后。原来王义自从留侍了炀帝，却是知情识趣，一经炀帝差遣，都能体贴炀帝心情，做得十分周到，因此，甚得炀帝心爱，大有不能少他的光景。只是王义没有净身，不能命他随侍入宫。这时，见王义随到了宫门，便即止了步儿，面上显出忧色。炀帝不觉动疑，问王义道：“你的面色不宁，可有什么事儿？”王义慌忙答道：“臣蒙圣上收养，日近天颜，深自庆幸，只是不能日夕相随圣上，少效犬马的劳力，因此，心常不足。”

炀帝不禁皱眉道：“汝事朕多时，深合朕意，可惜汝不是宫中之物，不能随入宫中，这也是叫朕无法可想的。”炀帝说毕，又微叹了数声，竟自入宫而去。王义在宫门外面，如醉如痴，木立发怔。恰巧有个老太监张成自宫内出外，瞧见了王义这般神情，便问他为了何事呆立在这里发怔？王义即将炀帝的谕言说给张成听了，又求他设法为入宫计。张成哈哈笑道：“你要入宫那也不难。”王义好生喜悦道：“公公有什么妙计？快请说了出来。”张成道：“恐你依不得吧。”王义急道：“怎会不依？”张成道：“若要入宫，必须净身。”王义却还不知净身两字的意义，又向张成追问。张成便附在他的耳上说了。王义也不管死活，只是点头。

张成正色道：“这不是儿戏的事，还须从长计议，不要一时高兴，过后追悔，那是没有的了。”王义道：“我的心意已是万分坚决的了，定不后悔。”张成见他真个情愿，怜他一片忠心，便

道：“既是这般，我有妙药相送，你可随我家去，索性我来替你办了吧。”王义欣喜道：“公公这般大恩，日后终当厚报。”张成也不多言，携了王义手儿回到家中。

张成使命王义稍待，他却弄了些酒菜，和王义对饮，将王义灌得烂醉，又在末一杯的酒中下了麻药，叫王义吃了。不到片刻工夫，王义已是不省人事。张成便将他扶上睡榻，拿出了一把削铁如泥、吹毛可断的利刀，又取了一包秘制的止血收口灵药。张成才卷起了衣袖，替王义褪下裤儿，取了利刀，只是爽爽快快的刀下去。王义一来酒醉，二来麻药迷了知觉，昏昏沉沉的不觉疼痛。张成敷药定当，便任王义睡去。待到王义醒来时，方觉疼痛。张成却已进了宫去，另命人看视王义，嘱义好生静养，不要急急起身。王义满心欢喜，养息了三天，下面已是结了一疤。张成又叫他养息数天，王义只得耐心候着。

炀帝好几天不见王义，好生奇异，向左右询问，经张成代为报明，益使炀帝感动，唤为忠义。待到王义痊愈，便令出入宫禁，遂了王义的心愿。从此炀帝更爱王义，有时竟使王义睡在寝殿里面，作宫女一般。也不枉义净身媚主的苦心，这且不提。

且说这天晚上，炀帝在积珍苑中留宿，与樊玉儿颠鸾倒凤，阳台梦好，晓起已迟。炀帝也懒得上朝，翩着樊夫人舞剑。玉儿便唤美人薛冶儿和她对剑，冶儿原是翠华苑黄雅云处的美人，只因冶儿愿到樊玉儿苑中学习武艺，玉儿便将一个美人向黄雅云处掉过了冶儿，因此到了积珍苑。这时和玉儿对舞了一回剑儿，正在欢笑的当子，明霞苑的主持夫人张丽卿含了一团喜色，娉娉婷婷的走入苑来。炀帝见她面含喜色，即含笑问丽卿道：“夫人怎的这般愉快，该有什么喜事？”丽卿笑道：“一些也不错，竟给圣上猜到了，贱妾原是来报喜的。”炀帝忙问道：“有什么喜事？”丽卿道：“贱妾苑外的玉李，昔年花儿开得向不茂盛，昨宵一夕的光阴，竟是花开无数，荫达数亩，满苑皆香，故特前来报知圣上，请驾临明霞苑赏花。”炀帝听说玉李无故茂盛，陡的想起了

萧皇后前番的恶梦，也是玉李盛开，变了火球，将他焚烧的事儿，不觉甚是乏味，只淡淡的问丽卿道：“怎有这般事儿，一夕之间，便会暴茂？”丽卿道：“说也奇怪，昨天晚上，苑中的人都闻空中有人聚语道：‘李木当盛！李木当盛！’今晨往视玉李果然满树堆银，灿烂无比。”炀帝听了这些话儿，心头更加纳闷。这时萧皇后等，俱已闻知了消息，一齐到了积珍苑，邀请炀帝一同前去到明霞苑赏玉李。炀帝拗不过众人的情面，只得快快地到了明霞苑跟首。

浓郁的香风已是一阵阵扑来，只见那棵玉李，花光璀璨，好不繁盛。王夫人笑道：“此花真有神功，怎的一晚之间发得这般茂盛。”谢夫人接口道：“得时则荣，如今正是他当令的日子了，哪得不要盛开。”萧皇后却道：“此花在西京的时候，从没有开得这般繁盛。谅是此间的地气隆盛才能如此。”炀帝见他们你一声她一语，不约而同的赞美玉李，越发觉得妒恨。

回头见王义站在后面，炀帝便不假思索沉下脸儿道：“你快去召集苑役到来，统须携带斧子。”萧皇后听说，好生讶异，便问炀帝道：“圣上什么事儿？”炀帝道：“依朕看来，玉李突然茂盛，恐是娇异不祥，不如将它砍去，消此花妖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在江都，为了凡离观的琼花突然凋谢，便要將琼花砍去；如今玉李盛开了，圣上又说它妖异不祥，又要將玉李砍去，似圣上这般的谢又不好，茂又不好，不是叫花神左右为难了？”萧皇后说到此处，众人不觉失笑，炀帝也是爽快。

接着王义也道：“木德来助，正是瑞应，即使不祥，也望圣上修德祉灾才是正理，伐树何益？”萧皇后接口道：“王义的话儿甚是，圣上释去了不祥的疑念，庆赏木德来助的瑞应吧。”丽卿也含笑道：“酒筵已是端整，请圣上和娘娘入苑饮酒了，管他祥瑞也罢，不吉也罢，及时行乐，方是正经。”炀帝一肚皮的妒念疑云，给他们言语打消，便也欣然入苑，开怀饮酒去了。玉李方得免了此厄。其实天意所在，炀帝原是强免不来。即使将玉李砍

去，也是保不了隋家天下，难免给李氏灭去。

闲话少叙，书归正传。炀帝在明霞苑饮酒开怀，足足地勾留了一天，晚上便在苑中歇息，和那个苑主张丽卿自有一番风流老套，小子也不必细述。欢长夜短，容易天明。炀帝又是失朝，索性传谕中门使段达，将紧要的奏本送到西苑批阅。

这时，晨光苑的主持夫人方贞娘，前来报道：“苑中的杨梅也已盛开，请炀帝驾临赏玩。”炀帝听说杨梅也盛，喜动天颜，比了闻知玉李盛开欣喜过了百倍。这也原是他的私心，只因杨梅的一个“杨”字，正合国姓，闻知兴盛，怎不心欢！当下便命美人内侍，宣召萧皇后和各苑夫人同往晨光苑赏玩杨梅。

不多时候，俱已到齐，随了炀帝来到晨光苑。只见那棵老杨梅，花枝簇簇，开得浑如锦绣一般，十分茂盛。炀帝不觉洋洋自得，笑问众人道：“杨梅茂盛，可能胜过玉李？”众人尚未启口，偏有一个不会凑趣的美女，抢前开口道：“杨梅虽是浓郁，怎能及得玉李荣荫。”炀帝听了，不禁怫然道：“杨梅香清色美，得天地的正气，如今盛开，正是国家的祥瑞，你知道什么，这般胡言！”吓得那个美人再也不敢出声。

众人原觉那个美人的话儿说得甚是，如今见炀帝偏护杨梅，谁也不愿再讨没趣，一个个异口同声的赞美杨梅。炀帝方才回嗔作喜。方贞娘早已在苑中安排了筵席，这时便上前相请炀帝入苑饮酒。炀帝心头快乐，饮酒甚是有兴，不觉醉倒在晨光苑。适至醒来，已是傍晚时分，萧皇后和各苑夫人俱已散去，只有方贞娘坐在榻前侍候。炀帝见天色已晚，索性不起榻了。便将枕立竖起靠在上面，命主夫人取过了床上饮酒用的小机，放在榻上，由贞娘弄了些酒菜，又吃了一个饱。贞娘收拾好了，炀帝便命她上榻相伴，索手索脚地玩笑了一阵，便又巫山云雨，一度春风。

炀帝因白昼熟睡了好久，晚上便不易入梦，转侧了多时，就是没有成睡，不觉胡思乱想。想起了杨梅、玉李的事儿，便又想到了朝臣里面，李密已是去了，右卫大将军李景却是忠心耿耿的